## 

原创 泡沫莉齐 灰暗的紧迫性 2021-06-26 12:00

一个艺术家活到2271年无疑是一步臭棋。

你第三次从数据漫游舱里醒来的时候,素材提词器上依然一片空白。你并不惊讶。你依赖漫游舱太久,而灵感之神显然不会一直把 屁股留在你家沙发上。

政府早就出台了有关数据漫游舱的禁令,你家这台是违法的,你用便宜价格从黑市的接头人那里淘的,对方急着出手,开出的价比一对活睾丸还便宜,想必他也知道这玩意儿留在手里自己没好下场。不过没关系,反正你的职业也是违法的,严格来说,你的整个存在都是违法的。

2271年,人类脑机端口已经实现全民普及化,每种情绪价值都由中央政府把控总量,给每位文明公民在固定份额内按需分配,直接接入端口即可享受多种细分型感官刺激。人们不再需要物理娱乐,也不再需要美术,音乐,电影,文学。在这个时代,跟技术比起来,美学只是废纸一张。

你是极少数逃过了脑机端口开发的人,这差不多相当于你是个黑户,偷渡客,无名无姓之人。你的另一个真实身份是混合媒介导演,三维,四极,五感,六欲,七情,你用不同媒介和各种增生腺体般的细节讲述原创影像故事,这在现任政府的管制下是违法的。2271年,后人类社会只有一种叙事,那就是政府使用的官方叙事,你的作品就像几百年前那部亚马逊美剧《高堡奇人》里的录影带一样,是只在地下渠道流通的至暗产物。讲故事,无论什么故事,在这里都是一种犯罪。

没人知道那些影像的创作者是你,也没人知道你更为致命的灵感来源。由于所有物理娱乐都已被禁止,数据漫游舱成为你的唯一素 材库,进入舱内,你可以跳跃到所有现存文明数据内包含的任意时空,借用特定角色的身体,享用一段短暂的经验。在大部分历史 数据都已被官方摧毁或霸占的今天,数据漫游舱是硕果仅存的文明遗产。

由于在数据漫游舱里待了太久,你的大脑有点受损,你其实大部分时候都不太能分得清虚实,你只有在那些上头的时候才能进行创作。你不太在意这个,你觉得被真相损害也比被强行注满虚假的欢乐更有尊严。

但最近你遇到了一个难题,你创作不出来东西。这种情况持续有一段时间了,你即使在漫游舱内也无法集中精神,更别说有具体的 思路。作为一个头脑昏聩的戏剧家,你似乎已经用尽了你能容纳的角色,漫游舱里没有故事再能激活你或惊艳你。

你猜测也许不是漫游舱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出于某种原因,你失去了和超验的命运之间的链接,你认为自己需要找一个专家 来解决这件事。

你听说过一个人,每一次听说的时候,他都有不同的名字,但根据你对这些摄取到的信息的共同点合并总结,你推断这些传言说的都是同一个人。他大概率是一个数字艺术疗愈师,嗯,这个称呼听起来就和你给自己配备的职业叫法一样意义不大。总之,你听说他前所未有地了解人心,帮助过许多受困的灵魂走出阴霾。你很怀疑这个职业在当下的合法性,毕竟如果有人有这么强大的心理疗愈本领,那政府分配的情绪价值还有什么意义?但你估计他的罪名不可能比你更重,好歹他还有营业执照。

你花大价钱搞到了他的地址,没错,比你的漫游舱还贵,你盯着那张小纸片上的铅笔字,暗想这一切最好值得。他家——令人意外地——在市中心一个较为体面的地段,这让你进一步确认了他的职业的合法性,毕竟你睡在城市边缘某个不知名地下室里一张不知名的床垫上(但至少很软)。你忐忑地按下门铃,门里传来一些持续的窸窣声,时间长到你有理由相信他是从另一个星界的另一个位面以某种动物的形态幻影移形回了家并在试图重新变回人形。当你沉浸于思考他的动物形态是什么的时候,门打开了。

他身高至少比你高两个半头,你内心暗自嘀咕无论刚才你设想的是什么动物,都想错了。他有一种水陆两栖般的温和,或者说,慵懒,仿佛是大型动物里最没有杀伤力的那一类。这让你进一步调动起戒备之心,因为你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好事——温和的大型

动物之所以温和,仅仅因为它们要杀死你实在是太不费力了,以至于根本无需在氛围上打造任何侵略性的信号。这完全不是你能对抗的潜在力量。你一瞬间几乎有点想跑——你只是一个有点反叛的单纯地下党,而他是个甚至用一个脑袋兼容了两种发色的克制型大反派。

他带你进入客厅坐下,那里充斥着烈酒和金属的气味。你早已编好一套无害的自述,你自我介绍为一个失去了稳定入睡的能力及对 文字的灵敏度的机关文员。他边听你说着边往电子烟里加了一小块蟾蜍皮,你认得那个,是一种古老的成瘾性毒品,你没想到他还 有这么古典的癖好,他看起来明明走得比这年头的所有正常人都远。

他问到你最近做了什么梦,他使用的不像是他自己的声音,像他背后那片胜利者的剪影里其他人的声音,那让你觉得在他温和到慵懒的表象后面,另有什么东西,另有他人,或另有其他生物,而那个东西掌握着真正的权柄,这权柄可以毁灭你以及这个世界。你开始有点结巴起来,你得小心不暴露自己拥有一台数据漫游舱以及过多创作欲的事实。你选择性地谈起中世纪的吸血鬼和降灵会,前往东方的航海与秘藏,前现代的都市生活,以及酒精过敏的后果。你问了他十分困扰你的问题:如何才能真正区分想象与现实?假的记忆和真的记忆的区别又到底在哪里?

他盯着你看了两秒,然后视线又聪明地转移到他的茶几上,他说,研究表明,人类的记忆在每次回想的时候基本都会被重写一次,而想象与现实如果只是作为叙事在头脑中存在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被不同的线索牵引罢了。他打开客厅里的电子屏风,放了一段四维影像,你很紧张,但还是假装专注地看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你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适当地解决你的不安状况,稍稍反转现在的权力局面。

影像放到第六幕,你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了,你不易察觉地往他那边挪动了一点,近得几乎靠在他身上,他没有躲开。第八幕,你抬头望向他,他也看着你,你又看到了他眼中藏着的那一把幕后的权柄,你决心要把它夺过来,或至少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

你开始和他接吻并相互爱抚起来,你的手在他的脖颈和背上寻找着脑机接口,你计划一旦摸到接口,就立刻插入你的影像芯片,让你的叙事占据他的大脑,然后你再像敲打一颗椰子那样,等待事实的香甜汁液从他的脑中流溢出来。你已经慢慢从兜里掏出了芯片……

这时候他的唇齿突然停下了动作,眼睛迅速睁开,这一次,他持续地盯着你,视线没有再审慎地移开,就像一台钻石切割机终于不 打算掩饰它的杀伤力。

他叫出了你的真名。"我看过你的作品。"

你全身僵硬,同时大脑里掌管今日会面的那一块区域开始散发出主板烧毁的焦腥。

"别费劲了。我和你一样,没有脑机接口。"

\*注1: 文中部分设定灵感源自Gaetno(公众号: Uric)

注2: 人物职业设定源自X Academy 《后人类职业测试个人报告》